

红色初心有传人

赵树丛



李宏塔祖父李大钊

七一前夕,李宏塔同志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荣誉,习近平总书记给他挂上了金光闪闪的“七一”勋章,在九千五百万中国共产党员群体中,获此盛誉的仅29人。

我认识宏塔30多年了。1986年8月,应朝鲜社会主义劳动青年联盟的邀请,中国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同志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朝鲜,我和宏塔都是访问团的成员,这个代表团有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,如,毛泽东主席的孙子毛新宇、罗盛教的侄子、黄继光和邱少云的侄女,我们一起受到了金日成首相的接见。宏塔当时的职务是安徽团省委副书记,我并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孙子。

1987年夏,我和宏塔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团中央招待所参加一个全国团的宣传工作会议。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同志讲话结束后,讲了一个消息:李宏塔同志回安徽后要转到省民政厅了。这是为人民服务最直接的岗位,也是宏塔同志的心愿。那时,我也不知道宏塔有一个曾经当过安徽省第一书记的父亲。

1998年,我被交流到安徽省安庆市任市长。这里地处长江中下游,又是大别山山区,市辖县有一大半是戴帽的国家级贫困县,也是民政工作的重点地区。我在这里的工作和宏塔同志交往甚多,也由此逐渐了解到了宏塔同志的红色家庭历史。

宏塔同志的父亲,是李大钊烈士的长子李葆华,早在1925年就参加了共青团。1927年4月6日清明节,李葆华和同学周丰一(周作人的儿子)参加燕京大学沈士远教授的家庭聚会。就在这天,北洋军阀逮捕了李大钊同志及其家人,李葆华不在家,幸免于难。后来,李葆华在周作人和沈士远的弟弟沈尹默帮助下,在西城区八道湾8号周作人家人的厢房中藏了一个多月,之后由沈尹默帮助去日本留学。1931年5月,李葆华在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,同年6月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。九一八

事变后,李葆华回到上海,参加上海、北平等地的抗日救亡秘密工作。1940年李葆华到了延安,担任贺龙同志的政治秘书,1944年回晋察冀工作,1948年任北平市委副书记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李葆华同志被毛主席、周总理点将,任水利部党组书记、副部长,当时的水利部部长是起义将军傅作义。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,他又被派到安徽任华东局第三书记,安徽省委第一书记。受命于三年特殊困难时期,李葆华把解决群众的温饱和生活困难放在第一位:平反冤假错案,转变干部作风,开展生产自救,被安徽人民称为“李青天”。宏塔就是在那时起跟父亲到安徽的,从此扎根于皖。

民政厅的工作性质和职责主要是和困难群众、弱势群体打交道,宏塔把民政厅长这个岗位视为为人民服务的平台阵地,时时刻刻把群众的困难放在心上,在民政厅一干就是21年!

2003年,中央和省委安排我任安徽省副省长,分管农业、农村、水利、抗洪救灾等工作。这年夏天,安徽淮河流域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高水位的大洪水,根据全国防总的命令,我们启用了王家坝的蒙洼等9个行蓄洪区,大批在行蓄洪区内居住的农民被转移到大堤上的临时帐篷安置居住。宏塔和他的团队,从全国调运帐篷,一户一户地安置群众,吃的问题、住的问题、喝干净水的问题,他都一一安排。蒙洼进水后,我和宏塔到帐篷中去走访农民,我发现,那些帐篷中的农民都熟悉这个头发花白的李厅长。有人还亲切地称他们北京的“老人家”,因为当时民政部部长是李学举同志,宏塔陪李部长走访群众,每每有老乡感谢,宏塔和李部长都说是按党中央要求做的,他俩一头白发,“老人家”的称呼由此而得。他在大堤上连续工作了20余天,洪水退去之后,他又盘算起农民的冬春生活保障和危房改造重建问题。

宏塔早在80年代初就是合肥市委常委,一个资深的厅级干部,工作上是有公务用车的,但上下班期间,他都骑自行车。有

时自行车坏了、丢了,他就步行上下班。有人曾经统计,宏塔担任民政厅领导的20多年时间里,骑坏了4辆自行车,磨坏了7双胶鞋,穿破了5件雨衣,攒下了一大摞为困难群众捐款的收据,还记下了一长串待解决的困难群众问题。在宏塔那里,他的问题总是具体的,他和我说过,那些用百分比来计算成绩的方式是有很大危害的,因为即使百分之十的问题,对当事群众都是百分之百的难关。我现在想一想,他说的和中央讲的“脱贫攻坚一个都不能丢”“奔小康一个都不能少”,是一个道理啊!

2009年是李葆华同志100周年诞辰,水利部在北京的京西宾馆举办了一个纪念活动。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同志来了,原国务委员、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同志来了,水利部部长陈雷同志来了,胡耀邦同志的儿子胡德平同志也来了。耀邦一家曾经是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的主人,我和宏塔就是在那里认识的。我和宏塔一起去参加了这个纪念会。我从与会同志那些深情的追忆中,知道了许多李葆华同志对大钊烈士的红色基因传承。我和宏塔同志说,现在社会上流传的红二代、富二代传说,我看你就是一个红到底的红后代。他说,我不赞成红二代这个说法,我们从父辈那里接过来的首先是使命和责任,其次是不变质不变色的自觉和敬畏,我血脉中有父亲的传承,但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要靠我们在为人民服务中去锻造,不忘初心、担当使命才是对父辈最好的纪念和尊重。

2011年,因工作变动,我离开了安徽,但还是关注宏塔的消息。两会期间,也经常听到他的发声,无一不是为困难群众说话的。2013年他向中央建议对城乡基础养老金大幅调整,每月可超过100元。人们都传颂他的“三视”守则:视孤寡老人为父母,视民政对象为家人,视孤残儿童为子女。

在建党100周年大庆的系列活动中,我看到了宏塔同志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获得“七一”勋章的镜头,看到了宏塔同志登上天安门的身影,更从宏塔同志的实践中看到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,对党的红色基因、初心使命的传承和发扬。



图为李宏塔

海上瓷器

彭湘

在一艘很大的沉船上,我看到一些破碎了的瓷器。隔着玻璃,人们的目光还可以触摸到那泛着清幽蓝光的碗碟器具。已有一层淤泥在周围覆盖着,碎片上蒙着的泥巴已被洗掉,只有缝隙里还有褪色的干泥。

这些排列整齐的碎瓷片还没有走进餐桌,没有进入百姓家,或者显贵之门,就已经“香消玉殒”了。从海洋深处打捞上来的沉船,依然是庞然大物,因为它被整体打捞上来的。船上没有很多金银珠宝,多是那成堆的碗碟,一堆堆码在一起,那该是在一个月高风黑的夜晚被沉入海底。当初,大海上的一艘艘船,扬帆起航,满载瓷器驶向世界各地。瓷器是来自海滨地区的加工作坊,浙江、福建多的是加工坊,也许街上抬眼就能看到卖瓷器的商店,一摞摞瓷器堆在厚重的小屋中,还有特别精美的器皿安置在玻璃器皿里,那儿以瓷器著称于世。

置放沉船的博物馆,玻璃橱窗里陈列了很多碎片,已不成形的瓷片单调地待在那,有的挂在墙壁上,无任何规则可循。还有瓷片已和泥土结在一起,深深地嵌入泥中,几百年的沉积,让它们紧紧地融合。灯光下,经历漫长岁月的瓷器依然明澈,看不到多少瑕疵,颜色清亮。残缺的美,在这里显露出来,无可预料的破碎使得碗碟的命运在一瞬间被定格,成了如今的模样。它们重见天日之时,以自己残缺之身向世人昭示久远的痕迹。

遗憾的是,我竟然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器具是以有裂痕的残片拼凑,多的是单纯的碎片,或者是完美如新的坛子、碗碟、罐子等。

在一个大玻璃器皿里,安放着一个淡青色又带有灰白的罐子,上面绘着蓝色的图景,山水一色,似在诉说山林里藏着的永恒。它没有斑斓瑰丽的颜色,单纯的蓝色细腻地落在每一个恰如其分的地方,瓷器上的那个远山,已暮色来临,却无限邈远,不可捉摸。

有一个小碗碟,是福建闽清义窑系青釉炫纹碗,看着那泛着青白色的碗碟,细腻晶莹,光亮如新,如晓月晴空。我有些诧异,几百年的时光风化

了多少繁华,却留下如此精致之物,安静地躺在一隅。义窑,是闽清县义由村宋元青瓷窑,那是一个巨大的古瓷窑群遗址,连亘山脉十来公里,当年制瓷的盛况似乎可见一斑。但让人疑惑的是,在闽清县志和其他相关文献上却找不到一丝瓷器的文字记载。甚至在清代的《闽清县志》中,还记载了“闽清不产瓷器”一笔。民国时期的县志也有“邑旧不产瓷器”。为何史书上没有记载?是为了保护窑群,还是其他缘故,或者,过了宋元时期,窑群就失去了往昔风采,历史湮没了过往,让人迷惑。而几百年后的人,在一个个瓷器面前流连,他们看到了什么,过目即忘,或是心里的触动,还是灵魂上的放松,追忆几百年前的盛世?

当时,瓷器确实成了繁荣的象征,也是一个地区的代名词。China是英语中chinaware(陶瓷器)这个词的缩写。流经瓷都景德镇的河流昌江,两岸风景如画,工人们挑着一担担瓷器在昌江上船。来自深山老林的泥土,化身一个个美轮美奂的陶瓷器具,此刻开始它漂洋过海的旅行,从辽阔的大海上岸进入千家万户。

一路看过,其实我拍了很多瓷器照片,但是没有触摸过一件,走出大厅,看到有卖瓷器的商店,我进去看了,却没有选到一样合意的物品。也许,只有那些久远沉入历史的瓷具,才有着永恒的美,让人敬畏。

